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外編

刑部二

欽恤

前言

丘濬　何孟春 三則　程敏政

何喬新　陳絳　張居正

于慎行 二則　姜士昌　葉居升

黃綰

往行

楊卓　凌漢　高皇帝

文皇帝　段民　胡器

張敏　王翺　王文

周瑄　馬愉　馬諒

趙偉　何文淵　楊宣

平反

前言

何喬新　馬文升　汪鋐

往行

吳彤　胡壽昌　郎敏

張益　李奈　王瑜

劉釪　祝灝　楊大榮

朱驥[illegible]　葉廣　吳愈

陳章　朱文　陳實

劉溥　韓紹宗　劉天民

許應元　錢泮　姚旭

江珍　范檟　黃允武

陶大順　梁承學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五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刑部二

欽恤

前言

丘濬制獄具疏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箠之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尙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輻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朝以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

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觔徒流杖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二觔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爲輕焉祖宗好生之仁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于兹矣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愼罰之意恤刑之仁所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恆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于萬年者端在于斯

何孟春曰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于入減三等失于出減五等失出輕于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

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耳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嘗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況凡人能無咎乎爲士師者尙有警于斯

又曰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眞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耶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楊尙書彥謐嘗爲之傳云

又曰虞謝祖經以決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謝以殺降而其家二十

年人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于虞氏一家卽可知勸戒矣
程敏政曰世率以刑官少仁故多不利于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寃者釋而暴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仁固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
何公喬新曰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于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鬬毆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且尚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乞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聖

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勑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幷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勑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幷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欽依事理情眞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寃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卽與辯理具奏處治嚴明庶幾刑獄不寃災變可弭矣

陳絳曰江南守令聽訟遇明有犯情重而法輕者旣以其罪附律又罰穀或至千石以上入倉或罰金使修理廨舍往往不呰予問嘗聞之亦問一同年答曰夫科有罪之富人以賑無告之貧民裒私家之嬴佐公庭之急曷有不可乎予謂此意甚美然萬一犯者或舉呰不足以抵罰至于以瘐死或遂傾其家或鬻其妻子則反爲情輕而法重矣如何呂刑罰猶懲非死人極于病矣夫以五刑之疑赦而爲罰猶足爲病况刑與罰兼加之乎大抵律設大法準事而施其劑量輕重至于無可增減哀矜折獄者嘗以欽恤之意行乎法之中豈忍有加于法之外哉西漢

郢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爲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行意而世謂之酷吏蓋守法已隣于刻况又溢于法之所不及也皐陶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張居政與□□書曰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托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蹈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蠛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惟高明裁之

于愼行曰神宗初政韓絳曾布議復肉刑呂公著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肉刑之法在三代用之固自可行何者刑簡而法約卽有所傷殘固無幾也後世法令滋章桁楊如積而欲繩以重典恐未必卽有所省而民命之傷殘者將不可勝矣則國之于刑不數赦可也

又曰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各數千家已而皆爲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于禍何武曌之誅賞違其所好如此蓋天道也士君子行已當官若有定見定守卽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全民命陰騭弘多卽于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姜士昌曰今天下民生之困其害在貪吏與豪強侈靡與好訟四者而已而好訟爲甚雖然古者憂民好訟耳且貪吏好訟矣國家立法自殊死以下輕罪得有贖然不應得爲而爲之事若律輕罪而貪吏緣爲奸邪最重何者罪贖所入猶有限而胥隸迫索則有費道路稽流則有費案牘窺探則有費薦紳造請則有費一貧民身耳斬以快一朝之忿而

不知一忿能破數人之家也監司批行也監司批行一訟輒私之曰我之贖也有司准行一訟亦私之曰我之贖也登報者十之五六私取者十之三四蓋不應輕罪其律既輕其罪亦犯一切纖微小過本無煩擬罪亦以此律文致也有一訟而兩造並蒙其辜有一事而兩地並徵其贖有不肖之監司以有司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有不肖之有司以丞倅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贖惟恐其不多則訟惟患其少臣嘗秖役徐方習見茲事爲之寒心累息自監司以至郡縣吏賢者固不必論其不肖者嗜欲相同疵垢相類意指相承聲勢相倚天變于上民困于下夫孰得而拯之可嘆也夫罰贖之當禁言事諸臣屢有條議該部屢有條覆然其大指乃在禁有司私用與多罰耳其源未清其流終未息也臣以爲法定自祖宗固未可輕議當此南北災傷水旱頻仍之時有司以訟爲愚曾不哀止小民以訟自愚曾不□止小戒大懲非今日之急務乎請繼自今除徒流重罪照舊外不應輕罪陛下憫念貧民特勑有司停免罪贖有司聽曲直剖析既明止許量治發落亦不

得以免贖爲名酷加箠楚淹繫此在近時良有司亦間有行之者特未奉明旨則監司督察與有司奉行俱未盡一至于解贓贖亦當聽撫按臨時酌議量時減損朝廷所損有限而小民脂膏不至盡歸貪吏之囊橐其有裨于民困甚大臣嘗考漢史永初間長吏二千石聽百姓以聚斂虞詡上疏言之始下詔一切停止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臣所謂罪贖當汰者也

葉居升曰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賞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惨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具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

洽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夫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與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煩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删定諸舊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

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能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而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弊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敍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佚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隸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神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

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求士之時則修身畏懼動遵律法一入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

黄綰曰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盜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若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其典刑及未成

招死者枕籍于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于此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眞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概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辯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

勑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躭誤
參究治罪又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
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
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強竊盜挨拿正犯未獲人命未
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
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
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
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又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
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概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以重
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收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
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産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市井細民
愚蠢無知過恆不免或因醉酒喧譁或因微末爭構至有妻妾妬寵而
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
一概送問反戾人情誠爲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盜人

命重情等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也

往行

楊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文貞公士奇之父也洪武辛亥進士初授吏部主事爲廣東行省員外在廣東之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卽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尸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賊殺人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卽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以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

況于殺乎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决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二人導以同氣友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

凌漢嘗爲浙江道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耳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有廉得其事以聞者陞右都御史

洪武二十九年纂昭爲刑部尚書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因附載于律名曰大明律誥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于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于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因撮其要略附載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

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旛以諭罪囚上諭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始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為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永樂二年十一月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累官參政進刑部侍郎操履廉介治獄詳慎嘗遘疾少瘥將出視事或止之民曰數百人

困坐獄中我可自佚哉出三日疾作卒家貧無以爲斂都御史吳訥經紀其喪

胡器字士璉峽江人以貢歷官泉州知府綽有惠政每判死刑悒鬱不樂或問其故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化民以德政致民此地倉庫火風猛衆莫能救器稽首火尋滅

張敏字以達新昌人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擢刑部主事歷官貴州副使在刑部日獄囚破走諸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公曰重囚處決自有定期何致瘐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贖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致死其妻女哭之相繼而死或訴孫璟殺一家三命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也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王文初諱強字千之東鹿人宣德間御筆改名文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毅愍為御史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衆地方騷動宣廟憂之命顧公擇風厲御史往治其事顧舉先生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劉強悍最鍾寵遇先生一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劉亦深服比至羣盜悉平先是普祥于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人心恟恟先生曰此賊未反之時以募緣與飯食豈知後日為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一不究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為朝廷嘉奬用是受知宣廟

周瑄字廷玉號葵軒陽曲人宣德乙卯舉人正統甲子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莊懿公在刑部精究法意讞獄明審尚書金公于郡屬中獨器重公凡大獄必以委之有死罪囚累訴其枉公乃微服訪之累月一日至城南閭村媼言其事果寃囚得釋給事中翟讓御史劉訓給燕山左衛鈔誣官盜取下法司公辨其誣由是賢聲大著丁卯奉命錄南北畿重囚所至多平反者景泰初陞署河南司郎中事有校尉

受贓縱賊盜而以宿仇寘其間欲陷之死公力辨之校尉反坐公視獄

因有八百人時天暑懼有病死者三日盡發遣之衆以爲有片言折獄

之才時刑部缺右侍郎吏部推公代之公益盡心以洗寃澤物爲己任

爲南京刑部尚書公告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嘗

值瘟疫輕罪悉縱遣之曰有事則召對歡聲載道

馬公愉居内閣時郡縣疑獄被繫歲久不決有詿誤致死者公累以爲

言曰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氣率由于此遂議以上詔遣中外法

司練達刑名者直其寃多所全活

馬少司徒諒嘗爲應天府尹六合貧民與其弟夫妻同刼人三斛粟事

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

人臨刑號于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

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以

生前支解同科爲輕減之

趙偉字士奇號遇庵潞州人正統山西鄉試歷官青州知府青民有一

家坐三人以死者公憐絕後活一人以延其後忽一夕夢其父祖詣謝而至謝曰延吾之後公之惠也吾惟祝公之後繼續而益大之耳

何家宰文淵嘗爲刑部右侍郎每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寃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寬其桎梏時上封事者言民之竊盜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初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于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輳輻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楊宣字振方新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拜河南道御史歷官禮部左侍郎憲宗辛卯掌鴻臚寺事時荆寇劉千斤者旣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獻俘于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衆有誤陷于辜者亟上章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詔法曹詳鞫以聞竟得矜論者服公之見云

韓襄毅雍歷任大理寺少卿問决強徒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人仇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

留問不實決未遑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數人則妄指者將誰與證姑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犯即坐其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可蹈耶金少司寇紳嘗爲南京大理寺少卿時公年幾踰三十或意公于法律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于法者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恆嘗曰獄者人生死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于法司而求伸于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詞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卽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疑某甚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

白司寇昂爲右都御史時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爲言

者公曰與爲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爲一言乎乃率大臣上言與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已處與死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與得免死癸丑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數論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寃抑者卽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爲萬世之法條例爲一時之宜今吏得爲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爲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而奸弊始少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莊懿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瘐死獄中逮人以刑部郎中丁哲遷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徐珪以死辨哲寃幷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審其死罪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遂治一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寀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足也

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某欲張大以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

太倉陸昦字孟昭歷官參政嘗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皆三木偃臥于牀不能展轉鼠夜夜齧之流血涔涔孟昭憫焉遂買數貓置獄中鼠患頓息因德之至死

朱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搆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寃白驥得還任二一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命署錦衣衛印尋奉勑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者僞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跡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捷忤旨者或謂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

列疏獨稱曝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林淮字長源□□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初爲刑部主事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即辨人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提獄命人訊掃臭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給艾湯與沐彌月囚無瘐死者

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尹公直爲禮部侍郎謂人以無子娶妾遺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顧令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晝可矜得不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冗弊棼叢公刪滌之煥然改觀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案具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買人子孔暹相戲毆縊而暹以他故縊死暹兄誣長兒因焚其尸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歲未有殺人意情可矜有孫欒者案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五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人越限且五日何可坐供得免秋朝廷憂旱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獄因時給事

中多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聞其論說多曲從之事多駁勘公毅然謂朝廷以旱矜刑今務行勘再問是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謝

崔文奎字應宿新泰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河南副使湯陰常豐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豐坐償無從辨在繫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活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卽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傷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豐而釋之温縣知縣盜庫金有奧援歸盜于高黑哥黑哥庫子也亦繫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布政命縣釋黑哥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節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傳律於乎仁哉

楊公繼宗爲浙江按察使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廒糧監候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俸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廒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于公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不能盡其

哉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悉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子心安乎衆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朱鐸字文鳴大興人以進士試政戶部出頒歲賚于邊留信宿而還邊帥具筵贈辭遺以佩刀又辭之歸擢刑部廣西司主事折獄平辨咸富無所受亦未嘗強笑應人鄰有饋生魚者家人弗知其訟也內之文鳴歸亟遣之還則剖之矣棄弗食有某姓坐死無狀文鳴疑不肯署辨弗得會病弗視事憂之數日李公西涯往省之有喜色曰比得秋錄報某姓者不死矣

區越字文廣新會人弘治乙丑進士嘗知寧國府詳出寃獄當事難之越曰罪疑惟輕況在不疑脫有錯誤職任其咎當事者不能奪嘗雪夜念及械者亟起釋之曰罪止小懲凍死其若之何

魏恭簡公校字子才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凡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于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

總兵平江伯陳熊漕運江南以溫濶米折爲贓遂興大獄李公東陽力爭之瑾謂不宜姑息公曰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通漕河大有功塗書鐵劵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心熊得戍海南

邵鄺字伯倫當塗人正德戊辰進士嘗知雲南府獄中貧民逋負者多錮究公令他有罪者代完而免其罪人兩蒙惠焉

聞莊簡公淵嘗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獄煩最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豁然曰守備中官受告理容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往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爲之求生忽不知其疲耳

王司徒暐嘗爲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公精于法時時以情衷三尺而行廬陵有父子三人晝剽人而奪之金者邑令周業置大辟公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闔門坐死可乎令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陜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値地方捕盜商隨衆往觀因幷逮焉不勝拷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公曰焉有偉丈夫如此而爲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幷召居停者一訊得其實釋之由是公名大噪于郡邑中

鄒守愚字君哲□□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侍郎嘗知廣州府有庖人烹鷄雜以茄羹黑色御史以爲毒己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烹焉亦黑迺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也御史悟竟釋之

陸穩字汝成號北川吳興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初爲刑部主事奉命恤刑于閩閩參將盧璧副使柯喬繫獄當斬時蓋有主之者衆莫敢爲白公侃侃疏曰二臣忿閩倭市以引寇流毒半天下其未請而致刑誠爲太遽然謂無辜及故勘人而陷之死則非也臣以爲二臣罪宜釋朝議屈而從之由是論者稱公讀法審持法堅聲譽一日出諸司右

梁有譽字公實號蘭汀南海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時貴臣

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于法竟悲憐之爲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爲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停讞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有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黄公鎭嘗爲廣西按察副使民攀轅遮道車枳不得前久乃得去前時廣右用兵永寧新定公按獄因得俘虜數十人以問吏吏曰是當鬻之以充軍賞公曰兵以伐叛爲名而繫纍其旄倪因以爲利既失大體且令庚死獄中傷和氣奈何盡釋之

潘公允端居官明斷有略而常依于忠厚所有白蓮聚會者有司收捕議辟公曰此愚民相聚佞佛耳散遣之有海船風引而至邏者獲之以盜聞公詰之非也麾之去他郡以戍卒至蓋以大辟減戍而死者以子代之其子諸生也公問其狀歎曰籍令囚罪未減而死獄中亦將以子代耶竟釋之其仁恕皆此類焉

樂大參蘐嘗爲大名府知府公初至時方盛暑公念獄中淹滯暑當何如迺悉出囚庭下一一訊之輕者放免重者請于監司次第發遣公尤勤政質明起視事宵分方息居政敦大體務以德化故民不威而自服嗣後訟簡刑清囹圄數月虛曠裴致罷守矣

龐公尚鵬嘗爲大理寺右丞歲戊辰覆審罪囚寺任意拷朴呼號徹天先生言于堂曰廷尉天下之平求當其罪而已非以此爲行刑地也且大辟第須正典刑何必箠笞之

秦君霈字□□無錫人以舉人歷官寧陵知縣其父曰閒雲者負俠多侮其宗人陰中以法展轉成大獄益急投牒許御史御史已有所入怒君趣大杖格之十五君挺立侃侃數辨不少挫御史不能若何擯之出而召郡中獄吏移閒雲分深獄且爲日置之死君度事已急則伺吏且入府採衵衣得病狀而閒雲公姓名在焉君拏之蹴之與俱入哭白太守曰父中仇非法也而令父又不死法而死吏意將快仇何太守聞而憐之入爲君謝御史稍露其冤得移輕獄久之君復白于決獄使者已

解而閒雲公病困死矣凡七年而君始舉于鄉凡兩爲令凡所遇他務剖決立斷獨至獄而重持之不已曰向者吾父之獄起吾仰視堂上以爲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爲今吾坐堂上庸詎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且我一怯萌而其家已哭矣以故君所至負嚴明聲而未嘗輕入一人罪

管僉憲志道嘗爲刑部主事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問訊諸罪人枉直狀書于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嘗省其饑寒捫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

孫一謙者閩之溫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刑部司獄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弱強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頸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

索一錢者每曹即視獄問因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賢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賴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還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不數日遂卒

蘇夢暘者閩縣人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其鄉紳董公歷舉故司獄孫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因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邺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珫嘗指獄戶語曰此放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因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

之夢暘惻然目覩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請爲槽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帑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紹先死司獄又遠遷于是時奬夢暘而資遣之甚厚董公語暘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九年所舉天下淸苦以風百僚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暘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幸矣于是跳身之粤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攜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

恩赦

前言

丘公濬曰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隱逸蔭子孫封祖考甚至法立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非古人眚災肆赦赦過宥罪之意矣夫赦令之頒宥罪之外蠲逋減税省刑已責弛工罷役

寬征招亡凡寬民下惠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于律例無礙必于事體無違必于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于復追如寬征也其征必可已後決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則上之所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往行 闕

平反

前言

何喬新曰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徵埋葬銀一十兩若監臨官因公事于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鬬傷罪二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于人臀腿受刑去處依

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勿論欽此查得見行事例各處有司及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所以懲戒殘忍之徒也近見內外官司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概議作酷刑黜罷殊與律例不合且鞭作宮刑朴作教刑自古有之但不當肆為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輒為虐民非律例之意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有犯除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慘酷刑具及于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為民其餘如因公事或笞或杖于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各依本律科斷不在起送降調之例庶于情法得中

馬文升疏曰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臯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人而用之哉我朝舊例凡各

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將各處官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者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各處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誠爲誤事如蒙乞勅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理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法擅便差遣有誤問理刑名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于枉濫矣

汪鋐疏曰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如有陳告官

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又一款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于刑獄尤須詳慎照得近來巡按御史接受詞訟不拘事情輕重俱是批委各衙門問理其有稱冤赴京奏訴准行御史親自再爲勘辨者亦只轉委于人百無一二親問間或親問又多用毒刑固執偏見不肯虛心細察惟務羅織成獄及至奏訴在在拘泥成案不肯與辨接管御史亦曲爲回護不肯改斷如是而欲民不冤何可得也合無今後巡撫按御史但奉本院劄付行仰親自提弔人卷再爲勘問有冤與辨者務要遵依親自提弔從公勘辨不得轉委及專用毒刑固執偏見臣等查其回報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二次欠允具實參劾

往行

吳彤字文明臨川人元至正丁亥進士初授贛州路錄事洪武乙巳拜國子博士歷官按察副使爲錄事日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翛然坐逝無知氓競褻瀆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

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證驗君陽令中折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剌妻實之官捕湯煅治竟誣伏君察其色有寃以計紿朱妻出所剌刃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卿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盜擄己貲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横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寖不悅民怨羣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我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忽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然

胡壽昌字子祺改字行新淦人洪武三年以薦拜御史歷延平知府嘗爲廣西按察僉事至廣西問察民瘼遇罹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某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公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爲動行部審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

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
郎敏河南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史
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
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
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
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
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如敏言于是各
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張益字□□安平人洪武丙子以薦入太學歷官禮科給事中嘗爲刑
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冤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
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
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治以由主而毆死罪
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乖竟白其情事聞上特宥之
李大參奈爲御史日因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夫道亡季奴獨攜

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也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寃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體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寃乎季奴泣曰寃誰復肯辨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加拷掠又不知凡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奈何局于成案而輕殺人耶後于他所獲其夫季奴得不死

王都督瑜嘗佩督漕運印有二卒盜敗舟一板臬司坐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平恕多類此

劉釪字伏和故侍讀球之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嘗爲御史時眞定有嫠婦不安其室其族長耻之合羣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當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請遂皆免死及巡按福建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劉姓者有隙劉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輅覺而逃中官遽以輅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亦詣公自首公具奏輅懼罪而逃非反也輅得釋每語人曰

微劉御史吾族夷矣汀州豪民欲奪鄰之墳地以葬其親鄰不與豪怒
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英宗遣中貴人令公驗公曰八閩遐且僻寧
有帝王地耶寘妄言者于法
祝參政顥在山西日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
公一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旣至賊就擒纔十
六人餘皆脅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
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旣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耶不可衆曰然則
祗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爲哉罔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
六人爲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决𡨥縣監囚七人令先詣
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諭導諄復中二人因歎泣更鞫得其寃以語
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囚䏙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
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
楊大榮字崇仁鄱都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僉憲江西九江衛百戶田
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刻嫉盜引春春不勝榜

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石玉玉覩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
君即日上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聞者壯之
葉廣字大用青田人襲錦衣衛總旗累官錦衣衛都指揮使成化八年
有劇盜詔捕甚急或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罪待其自犯爾何得
爲邏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盜公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此人後
獲眞者奈何後不數日眞者果獲二十一年實授爲百戶明年遷副千
戶理鎮撫司刑鞫讞精密有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概坐死以婢不知
情辨釋之
吳愈字惟謙號遯翁崑山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嘗爲南
京刑部主事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此請尚書言
罪人既得奚以此爲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
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此言卒改用
此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轉奏留之凡一進
官皆不離故署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知府初爲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如處則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逮繫百人詞連及大臣永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與稱冤于理寺擊登聞鼓者必于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于理而後已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鞫曰御史非私也即罪不至于死貴近愬于上廷鞫之議者觀望不敢決章抗言于衆曰朝廷清明茲事不宜手滑今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邪私邪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

朱君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崑山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雲南副使故狀元希周之父也嘗爲御史巡按兩廣博羅軍陸氏妄指鄉人二昆弟爲族而資其費不得又誣其爲故軍陳宣二氏子從祖以無嗣養爲子今二氏顧絕當各還本役君折之曰無嗣而養子安用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又巡按福建閩民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

外国巡按論商死民當謫戍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所造不當各坐事皆坐末減巴陵有卒諸子及母弟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子婦爲子所誣因惡其玷而毆之于是弟之子亦坐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讐人也豈可遽以爲信立命釋之

陳太守實守常州日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釁鬬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于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倭法家檄與其事倭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于士卒于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倭議上從之

劉溥字潤民號博菴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知府爲順德藁城令有夜殺人者誣爲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

君曰汝晝擊不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之
韓憲副紹宗爲刑部郎中日有樊舉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
侯貴震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蓋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
出其手然竊空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
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攝樊舉人匿壽寧
所甚深乃百計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中郎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
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
所自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爲此郎中呼樊
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對此曰韓
公者非可搖動以勢蘄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矣幾生我耳郎中曰
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未去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子何
劉天民字希尹歷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使分巡大梁日上命刑
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凡七百人先
生之力爲多退而語人曰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也河南訟獄之繁大

梁爲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流逸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淸三五十年來僅見此耳

許布政應元嘗治獄有錮法當遠戍者而人甚衆公第讁其二三人餘悉末減御史則欲盡讁之公曰法如是足矣且戍者皆當發閭左護其行本以懲奸也而甚病民不可

錢參政泮嘗爲刑部主事有權貴囑公寘所仇于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虜人奸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爲白何用法司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

姚旭字景陽歸安人以貢官高郵州判官嘗攝州事有千戶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曰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謂或亡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蚤戮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狀卽召

吏獄白御史出之

江珍字□□歙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貴州左布政嘗爲廣信太守

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殭屍于道怨者徙屍崇舍旁且爲蜚語前

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罷不問鄭御史按郡獄公白崇冤御史退語監司

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富囚避嫌公聞之歎曰天子遣使

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至當守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

崇事竟見白

范檟字子美號春吾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淮安知府嘗爲刑部

郎中時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當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

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

黃允武字殿邦號棘亭廣平人以歲貢嘉靖庚戌初授南康府通判歷

官慶府右長史在南康日饒萬年令某以朘削機兵月糧爲所訟讞者

受賄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

方行部至饒倉猝無以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

乎即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謁公爲地公不應旣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

陶大順字景熙號雲谷會稽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都御史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于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充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于鄉又八年偕其子尙寶丞允淳成進士嘗爲湖廣副使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召捕甚急時武昌有遊士與客比兵過從者或疑爲二人收以詣公公曰光額痣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痣矣釋而遣之楚之鄖邑與宣慰司都鄰民相與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寃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于長曰盜者二三輩

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寃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公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籤筴納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

梁憲副承學嘗爲延安府推官一日閱獄中囚有八歲小兒投石戲誤中七歲小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貰之府中卒出顧金錢照磨笞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平人律公曰卒爲奸利非平人照磨笞之固當奈何中法亦減死論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六目錄 外編

刑部三

明允

前言

陸瑜　王文　林聰
屠勳　崔陞　雍泰
屈直　王儼　許進
戈瑄　陳恭愍　龔弘
劉纓　楊守理　余子俊
任良　何商臣　吳洪
邵寶　陳珂　湯沐
董恬　王敬　熊賁
陳雍　寇天敍　歐陽重
楊志學　陳璋　丘峻
吳悌　阮鶚　吳繼岳
張元諭　王憬　洪朝選
雷禮　李先芳　陶承學
楊世華　舒化　顧章志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刑部三

明允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構陷鍛鍊之弊

劉公基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曰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也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復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雹爍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御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如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其無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

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覆審者爲哉于是大信刀筆之眞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敍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于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入事所摘褰右之持吏而泥法事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入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餘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太史至則曰官不能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弭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省事之賞矣然怨憤之氣拗而爲鬭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劉球曰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狥喜怒有所輕重于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旣不敢執奏至于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法中而憲典彰矣

薛文清公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崔公銑曰士聽父子兄弟之訟當有教以化之動其性而息其爭如仇香之于陳元蘇瓊之于乙普明是已若酌情事辯曲直信其法是一吏耳奚貴于儒哉

于愼行曰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

嚴固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雖殺人多而非傷己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曰衛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賁道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飾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弊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其于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歐陽一敬曰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者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卽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屬廠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人利己抑將何所不至兼之鎭撫司狥衙門之私而嚴刑鍛

鍊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
無寃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每聞姦慝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寃抑
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餙其姦非法考訊爪
牙自威逼以強其忍有眞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
有括家囊爲盜贓而通同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
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拏汪堯民爲王
堯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民訴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籲
天極口寃號于法司之衙者有酷威所劫日沉寃擬願少須臾無死而
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資一空甚至有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被
訪之家諺稱爲剗言若剗刮無餘也毒害堪憐之狀莫此爲甚夫誣妄
之禁嚴矣不爲辨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姦慝本京師之不可已者更
將何以處之愚以爲止沸在去其薪救弊必塞其源蓋廠衛之論功類
奏不免狥情所屬每獲一犯卽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
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卽兵部勘覈亦不過查例陞授而

功與犯之眞僞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駢躐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箠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廠衛據獲題知其情罪眞僞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鎭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幷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覈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寃抑之防亦愼矣

往行

端木復初字以善□□人元至正癸亥鎭金華聘主幕下洪武辛亥被

詔歷官刑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于讞法者咸以爲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羣因別所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

趙孜字雲翰號雲澗祥符人洪武丁卯舉人歷官刑部尚書公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鬥氣詐死也越四十年公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駭曰汝非曩死獄中者乎即訊之伏辜人以爲神

劉季箎諱昭以字行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刑部侍郎佐刑部日獄多平反尤重人命陝人王某爲強盜所引逮至而盜已伏法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于誣有典守錢穀而虧兌者誣引千餘人爲辨而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公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贓非有圖也持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刀柄

有私識則其鄰蘇氏也官捕鞫之蘇子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公潛使人懷刀往視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

萬鵬舉鎮江人洪武間爲萬安縣丞廉平勤敏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覺執牒訴縣懼不得尸弗錄嫗詞嫗哭于庭三日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案麾去復至鵬舉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聚案五如期蜂復來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乃抵劉舍反覆蹤跡之忽見五蜂飛竹坡鵬舉令左右具鍤劚之四尸藏竹下如生惟孩童未獲蜂復導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惟其□獨存獄具斬劉市中

李德善吉水人洪武末知常州寬恕廉愼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人以鬻鹽械繫爲首二人亡去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爲首者來歸衆咸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至卽決遣

夏忠靖公嘗掌刑部事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

若眞盜者何以加諸乃止

周公新爲浙江按察使斷獄如神有商自遠來未抵家日暮獨行恐爲盜所掠潛以其貲置一担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旦日求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通也鞫之果然蓋歸語其妻時爲姦人所竊聽是夜先往取之矣一日道行有蠅蚋羣聚馬首尾見一暴屍乃一鑰一小木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之已而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人還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爲盜殺也其發奸摘伏多類此

仁宗即位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迺擢虞謙爲卿謙在大理曰都察院論誆騙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誆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天律衛倉災焚糧數十萬事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入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察其寃卒白于上得減論于兩法司具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之必當必平

于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亦無憾矣

宣德元年有義勇衛軍閻羣兒者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于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寃給事中李庸以聞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他事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日隋煬帝令王仕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士澄也宜戒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論已決朕必不爾貸矣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者以惡逆訴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乃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大理卿夏公時正初爲刑部郎南京刑部獄因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生死不服公擬笞罪以聞報可時議以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辨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因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于謀殺祖父母父母令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爲所污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于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上是之著爲令周太守濟初以舉人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縣異之聞于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嚴先輩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爲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于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

惟都指揮是决公曰此我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堅反加禮公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正統改元復爲御史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侈僭度聞于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得其違法狀于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以御史按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婿初婚方燕好胡乃爾出因謂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而又枉死于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

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偵某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紿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故物也故吝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云

韓公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都御史謚襄毅嘗爲監察御史奉命錄囚錫山學敎諭責膳夫視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敎諭死以屍不得故輒稱寃會黃河傍有支解者磨兒父執爲兒尸也敎諭辨不得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蹤跡獲磨兒敎諭得釋

董方字仲矩忻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爲大理寺副景泰辛未有錦衣旗軍鐵堅與百戶謝海鬬傷腦奪銀簪官擬白晝奪財

傷人者死公謂事起爭鬬非造意擄奪從輕典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出中道竊銅板尺餘覘卒執之有司擬以盜內庫物律斬公謂物領出非潛入內庫盜者宜論監臨自盜得減從徒乙亥命往西山慮囚太原民息政殺鏵人王選投尸汾河事覺政懷宿怨誣選妻私于己同謀殺夫獄已成公謂彼爲夫婦三十餘年生子十餘人何得至此盡拘鄰鄰證驗政始服選妻得釋

杜司寇銘爲侍郎時貴州畢節衛人有告都指揮林晟與其子雄不道者謂反形已具或者又從而張大之欲因以爲功朝廷遣科道並錦衣衛官按其事公謂使者曰我故嘗官于彼晟之蕩侈則有之若他謀可保其必無使者既先入公言至彼按之果無所得晟父子遂減死已而晟聞公之有言密遣人致重賂謝公曰我爲國法耳豈爲汝家計哉峻拒之一無所受

景泰年何司寇喬新爲刑部陜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于野一戍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

衛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財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劫彩繒遺主翁事覺巡檄者并主翁執之以爲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愼刑如此不愧乃翁矣謂公父冢宰東園公也爲河南按察司使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鬭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屋櫛比使鬭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仵作定爲溺死遂破械出之尋陞刑部侍郎時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鎭篡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一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奏請得旨允行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友奏愛奢僭以暴等罪又誣愛反交通磨上朝廷疑愛遣先生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待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

先生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狀且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因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旣而訊鞫之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先生具以上請革友宣撫劄官銷印復慮其兄弟相讎殺遷友他郡與產業自給邊夷以安陞南京刑部尚書會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寃枉先生乞選官審錄庶以弭災又言京師軍民習胡語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

陸瑜字廷玉號省庵鄞縣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僖初釋褐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中仲閔爲之長知公爲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紀沿革告公且曰子他日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公于律例條格究心焉及公大用每舉仲君之言戒勵屬官差盤內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正統九年歲旱英宗皇帝慮天下獄多寃勅公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審錄繫囚公參錯訊鞫務求其情廬州大家僦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戶絕之諺乃以

釘插蒜瓣中置于梁間主翁得之執匠訟于府府坐匠壓魅當死公言
律法造魅符書呪咀者以謀殺論插釘蒜中非符書亦無呪咀法不當
以死坐匠它比其平反多類此諸羣繫囚得釋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
者又千餘人大司寇金公與僚屬曰陸員外克體朝廷欽恤之意矣遷
改四川司郎中景泰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齊魯薦飢貧民相率
持杖發巨室廩粟前使坐以強劫當死者三十六人公曰若飢攘粟以
延殘喘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天順二年拜刑部尙書
及廷謝英廟見公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曰刑部得人矣公久居
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大獄屬官不能決者質于公則曰某時某所
犯類此退索往牘閱之年時無少差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
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鍛鍊以爲反狀已具
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公獨言其寃達怒語侵公公曰
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邪達不
從譖公欲出反者上知公無他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誅止斌兄弟而

免其妻子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人送官以爲逆黨凡數十人公從容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反起于倉卒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公奈何使數千人無辜而并藉其家耶李公以爲然于是佃人皆不坐爲刑部尚書十有五年其明習法令如漢薛瑄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諛有不爲也屬官賢者禮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門達素與公不合及達敗言者欲寘之死李文達訪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文達然之達卒得不死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審罪囚強辨巧詆衆莫敢違者公徐一言據理正罪深不覺自詘

王公文嘗爲大理卿壬戌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與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百餘起先生于招議情節悉能背誦于可矜可疑者率以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與安驚服英廟擢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

天順五年林司寇聰爲右副都御史時曹欽反殺右都御史寇深公署

院事欽已就擒紛紛徼功者未已或夜取乞丐首公曰罪人已得首級眞僞不可知爾後必生擒訊鞫毋得妄殺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寃者盡釋之

屠勳字元勳號東湖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自釋褐所處皆劇曹嘗爲刑部郎中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故所至皆著能聲尤爲尚書李聽所倚信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近者必舉以屬公京師無賴子曰季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之子福爲私鑄而發事蓋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減死戍邊衆知其寃而莫敢問林密以咨公公毅然曰刑將以弼敎也尚何顧索其卷爲直之以福之罪罪勝而歸其所有京師人盛稱之都事林某倚中人構訟蟠互不可解侍郎盛公曰非屠君莫能辨也公覈實奏上有旨下錦衣衛覈辨蓋其人將誣構公然卒從公奏奸黨皆得罪

崔公陞字廷進河南安陽人成化己丑進士卽崔公銑之父也嘗爲延安太守有民杜文祥凶狡也所害官吏數十人横行閭里每大言曰崔

固好官然聞其貧吾起大獄窘之胡不早來好我文祥毆所私妓之夫垂死夫恚而縊文祥家民告文祥殺妓夫魏林文祥翼也言不避林無子子他人子淫其妻民告文占子妻二人得罪皆疑死衆謂必不免公卒論比法生之二囚感泣皆戢其暴

雍公泰字世陸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初爲吳縣知縣吳氏有妾逃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蹤跡不可得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拷而服

屈公直嘗爲刑部主事有錦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産有數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怒曰我初不許今何人也從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直急請詣錦衣謝尚書曰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于錦衣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法官乃不

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畀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緣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

王儼字民望號明山華容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戶部左侍郎己未嘗巡撫山東高唐州秀才楊才驪以戲與黨友義鍩有忿誘殺鍩幷殺其妻子三人鍩兄剛往視隣里誣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發官亦垂死公鞫理疑焉一日出旋風逐輿公心動曰異哉梧丘之怪也佯不理使人按其蹤跡得才驪狀捕問之獲刃于井獲血衣于李宮遂伏誅

許家宰進憲廟時爲山東按察副使時東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遇飲于酒家暮散武弁子被殺且無首執生于官不勝拷掠卽誣服公知其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召通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殺人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卽服始獲死首于空桑之中人以爲神明焉

戈司寇瑄嘗爲山東按察使部決滯獄囹圄爲空歷城人有兄弟異居者弟盲人也詈肆酤酒頗獲利兄嫂屢嫉之弟忿恚自縊弟婦奔告兄嫂輒怒併酒保縛之解弟縊死不殊以麪軸提之絕乃以謀殺親夫愬有司鍛鍊獄成婦及保誣服公至鞫之云其夜有二軍住于其家宜知狀趨二軍對匠別研審得其情兄嫂抵其罪弟婦及保得釋人以爲神陳恭愍轉河南按察使政尚簡易釋繫囚除苛細獨于贓吏不貸然受賄百金者獄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污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太厚彼挈而賂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超時實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斂戢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成化辛酉嘗爲浙江右參政公德爲長者而才有餘富春有張姓者姑媳孀居資櫪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訴行部至厥里忽羣烏下遶公車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負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一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

以石投水曰予姪溺矣衆拯之獲尸給公文以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子一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公曰政一子死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也置諸法一郡稱神

劉纓字與清號鐵柯蘇州衛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刑部尚書弘治元年爲御史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廉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據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公牒果匿名書于吏廨蓋釗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欲奪之故爲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昵併及焉前時有司實文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骫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實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爲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仇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辛亥再奉命按廣東廣南並海有列島曰澳番船交易之地有珠市世有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船商海外諸國致貨直數十萬資結中人監舶者假

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惡誣十人者爲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惟剽海上伎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

楊公守理字某路州人嘗爲大名等處兵憲將止宿驛舍官吏報出此驛不可居楊不聽明燭端坐令吏環居至夜半忽大風滅燭時殘月朦朧見紙窗上有三人現影少長高卑參差上下楊恐懼大聲叱曰汝且去明日當爲汝分理夙興官吏皆具棺以待意公爲必死矣楊出坐堂上問曰此地前主是何人買價該幾何對曰止用銀六十兩楊曰何太輕如是亟召其人補足之兄弟四喜爭先而進公乃用刑嚴訊之問以謀害人命事其人受刑不能隱遂招認果于隙地掘三人尸老弱皆如見形狀卽其昔日所謀害者竟明正其罪原屍命移葬別處其怪遂絕

余公子俊鎭居庸日有百戶常瑛者詣軍情告人妖言謀不軌請圖之公曰韋瑛曩以附勢得謫此必其勢致人罪而發之以爲功者諭曰非

帥命不許則以白所私大監張善定西侯蔣琬張蔣與公同事旣䀾瑛

且覬功賞力白公舉事又不許至假大義邀公乃下有司捕其有名籍

者百餘人械至行臺二人者欲公槪所司煅成之公曰此大事朝廷當

付法司我輩無庸干也疏上辭旨二人殊上命羣臣廷鞫之一如公言

卽日有旨斬瑛洎李某餘人皆不問遣之衆咸服公不動聲色而能全

活生人如此

任處士良佐巴縣人嘗爲郡掾墊江民楊被訟恐暮投重賂良佐所明

良佐具獄無所傅致侯楊得反徐還其賂曰郡公自明恕汝坐法亦止

此吾何力之有人稱其德子冕舉人諸孫一舉進士一舉人

何商臣字□□□人□□□□□歷官刑部郎中故少司寇孟春

之父也爲郎中時有勳戚家以私怨誣指揮周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

理商臣察其非辜言于尚書謂當奏析時凡獄出東廠無敢析者或以

是爲言商臣曰殺人媚人如公論何具以聞上命中貴讞于朝如商臣

議周得脫死或又以爲賀商臣愀然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

是爲失職與有恥焉何賀也歲當慮天下囚商臣奉勅南直隷將事徧歷州縣殆數百篝燈磨卷恆至夜分孝陵軍負薪過禁山邏者執之坐盜伐當斬商臣謂不自伐所得之薪固相似豈足爲據得從末議儀眞人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執者追及之傷其脅垂絕官問殺汝者誰曰青衣白帽者訴之官集是夜徼巡得所似者實同里人不勝榜掠誣服商臣曰死者尚能言彼旣同里顧不能言其名姓居止而以物色爲寃其獄覆勘得眞殺人者廬州三人爲盜捕獲一人鞫所同行不獲誣逮其弟足數盜瘐死商臣奏原之合肥縣人某以忿毆人逐及其家推門門隕幼女壓死坐抵罪商臣曰自外而至彼烏知門內有人亦何意門之隕乎本意非殺卽從矜典凡錄六十餘人上讞三十餘人楊公一清曰自鉤距文致之風滋而先王忠厚惻怛之意微乎熄矣世之爲理官者獄詞所麗唯恐弗甚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脫禍鬻名卒忍于輕視生人之命而不覺也悲夫宋陳魯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輕公獨無忌避多所開釋張文忠公九成閱大辟案成察其非

眞輒奏覆之具得誣服狀朝論欲以爲賞公辭曰職在詳刑數賞可乎二公爲刑部俱以平反著聲商臣事多類此君子亟稱之若明習法令摘奸發隱固商臣所優爲亦夫人之所能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封孟春才操卓卓方嚮用于時何之澤其在茲乎

吳司寇洪嘗爲福建按察使有富家之主乘兜他出以一奴隨中道忽棄兜與奴步返還則爲典財者所害主家訟奴及二傭之舁者于官奴曰傭見吾歸而殺吾主傭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莫知所出公曰三人者同發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主乎訪其里嫗知典財者有手血濺衣之迹捕其人寘于法

弘治己酉春邵文莊在許將考績于京師謝事廨居一夕聞有鬨聲俄而知盜在李讓氏之家諸巡卒皆趨李氏時盜已半去進而合攻獲二人以至邵訊盜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贇兄弟也居襄城之次溝具檄追之越數日襄城縣械二人至召甲視之曰是也具諸刑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無辜于門令緩訊待察衆退召邏卒名

井墓者密遣訊之曰餘墓以二人至曰此洪此贇也審諸甲甲又曰是也異而問焉墓曰四人皆居次溝前二人家溝之北土著而富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微盜者實後二人逸而傭于郾城大姓乃謂甲曰若何兩是之甲曰盜實後二人前二人某故有怨且慮反覆之誅故遂是之雖是之實非今所是也後二人頓首服釋前二人賞墓如初君子曰聽獄之不可執如此哉獲盜于所即錄其詞得二人名是名也居是居也審之而信宜若無可疑者庸詎知復有後二人者哉使前二人有一先死不遂非而成獄者寡矣

陳珂字希白號東瀛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在大理日保定民吳澤詐稱觀音現夢佑澤後當大貴弟海復傳播以誑愚民倖臣朱寧詢得之差官校擒澤等二百餘人以謀反聞刑部送澤等至大理寺復審公駁議止坐澤妖言海用傳妖言律斬餘從寬貸具列上帝竟俞公議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公素修謹至則凡

所審鞫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輕重非示天下以公也又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未幾有五臺山人罹重法者父子當殊死訟詣京師上下諸司覆訊公三奉讞忤上意乃與顏尚書頤壽等並坐免官

董恬字世良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少卿嘗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殺服制輕重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為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

王敬字惟瞻□□人以貢為太學生授大理評事歷官左寺副凡內外法司大小獄來讞者公格盡心推究必盡人情合法意嘗讀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一不辜寧失不經評獄之要無出此數語矣獄有當公評者輒以數語存諸心亦往往以是語諸同列會承天門災朝集廷臣議律赦公條上二事于其長其一謂律營兵逃者以關度論罪景泰初徵民壯入衛逃者輒遣戍邊太重其一謂律毆殺正軍既抵其人罪又以其家一人代伍今法司不分戲殺誤

殺輒與毆殺同科非律意乞以二事載之詔條頒天下從之至今以爲
比公在廷評中特爲寛恕未嘗曲法狥人亦未嘗法外入人罪
熊貴字世芳新建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左參政爲大理寺正屠
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上乃止瑾逆謀敗
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法司多出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
愕失措莫敢先發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外應凶
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宸濠憾公作劉瑾招狀發其陰謀幸
公去遣賊悉焚其居第嘗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
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口慘矣力與辨明所活不
下萬人
陳大司空雍弘治□□年嘗爲江西僉事時諸生六人赴省試宿于景
德鎮被殺又淮藩奉祀具奏承奉舒芳門正胡玉隱惡數事兩獄經數
年不決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實過于縣多豪民嘗請創爲縣治浮梁人
不欲遂中止尋有六生被殺之事是時坐謀殺繫者十餘人公呼至案

前一一親問之手記其辭卽仍令錮之獄而陰令人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有談其事者故佯爲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牆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竄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屏人以向語質之皆謂是至者以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蒙民李光錄爲首從者數人皆鎭中惡少也淮兩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而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據以聞俱報允時逆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任兵部司務狡獪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珍物相望于道聰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飲公托疾不赴履任後亦不以札謝聰大憾之揑爲蜚語聞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公奉治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及爲廣東按察使少傅梁公儲家在南海子次攄驕多勢取人業殴汁者復倍爲攘奪至殺人兩京言官交章發其姦幷及梁公或稍爲調護輒中白簡詔遣給事中劉湜刑部郎中張文鱗覈之皆顧

望莫敢斷公檢故牘當次擬其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杖人殺人時次擬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嘆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即如前擬兩勘官默然復奏上得允聞者莫不心讚焉

寇天敘字子惇號涂水榆次人正德戊戌進士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官兵部侍郎在大理日即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讀書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某人在而不出稱逃非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及進左寺副敦履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署超邁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

歐陽重字子重號三匡廬陵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于田嶌扈仁李隱余祐樊

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
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逮職于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避公嘗決囚
南直隸勘事河南浙江因每臨訊不更閱辭入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
情隱其郡縣若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
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愕噤口人皆稱神

楊司寇志學爲刑部尙書日刑部獄詞旣經侍郎詳定尙書多不覆視
惟死罪始自裁決公答以上皆親覽

陳少司寇璋嘗爲雲南副使時有武弁涉非其罪繫獄鞫者咸寬之而
避嫌不肯決及署臬毅然曰吾知所矜者淸也所守者法也何嫌之有
即出之乙酉陞行太僕卿領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餽以天花菜
二囊璋覺其中皆金寶也麾而還之僉事侍君商之貽書稱頌滇中至
今以爲美談戊子陞大理卿凡法司獄及天下重囚平反日衆時錦衣
捕獲羣盜數十人奏送法官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公世
寧知其冤送大理審璋曰笞一贓獲于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況

置十二人于非命乎獄雖成安得不辨乃駁回胡公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開釋璋曰適有成命宜再議具奏釋之一日與胡公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竟是璋言且行中外法司以爲成式未幾胡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胡剛氣人也與公若不合而卒敬服之若是己丑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决獄忤上意相繼罷去祭酒魏公校嘗曰世道相交祇以貌而省齋獨眞法家相承率主于刻而省齋獨恕宜天之昌其後也壬辰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與尙書秦公金王公中侍郎李公廷相應癸巳起爲刑部左侍郎時司寇聶公賢虛心以受事無小大必咨而後行且日以律法與諸屬講明故一時諸屬多以刑名著聞夏公乃檢其背稿壽諸梓名曰比部招議凡入仕者咸用以資吏治甲午南京太廟災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時勅璋偕錦衣給事往勘陛辭賜酒饌相國李公時執手曰此朝廷重事公盍慎諸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公曰知有公耳旣而有官校經過訛言爲公事至公笑曰事在勿

欺禍福非所計也乃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還朝踰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强蒞事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問下法司或欲貸之乃與龔公曰訣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偕龔公致仕而歸士大夫咸惜之賦詩贈者甚衆司徒梁公材有曰直氣每聞持正論明刑眞欲求長生大臣匡濟關天下不爲身謀有重輕尤爲人所傳誦云

丘峻字惟陟嘉定人嘉靖己丑進士爲人廉貞貫穿諳律而常持平恕初授大理評事每讀讞詞必反覆細繹同舍郎欲下署者輒援其筆曰君輩勿輕作允字允字上當流血也有大閹出廣東多不法坐大辟已而遍賂當事得末減矣乃因鄉人自通願密以萬金爲壽峻大詈曰五嶺之人思食其肉峻爲法官而縱之乎竟駁讞詞後錄因浙江故事凡奉差官有校尉隨行已次第革去惟行寃獄者五年一出猶與校尉俱至峻奏省幷請鑄給關防遂爲令

吳悌字思誠號譲山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爲

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勃磎輒自頸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尸單所書傷指示衆曰即如生殺婦能令婦自仰頷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

阮鶚字□□號函峰桐城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精於讞獄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奸公暴其罪竟置之法時有殺人而隱于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冤齋沐禱神竟得眞殺人者

吳繼岳字埈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刑部主事慮囚江西有侵徐滾母塚滾殺之先生嘗曰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塚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嫗子不孝里嫗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嫗子先生嘗曰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耶從輕議釋之

張元諭字百啓浙之浦江人嘉靖間進士爲吉郡守不知何察上官意

指爲行能心所不樂卽文移之廹譏誘之加迄不爲動心所樂行亦不以人言中止巡按御史嘗委以緝訪得其人下郡治罪公見其人體不勝責且無惡狀公曰守固不能自緝亦爲人所誤耳今知其枉敢自護短而輕人命耶

王憬崑山人由舉人嘉靖間爲黃陂令廉介不阿嘗語人曰吾聽訟未必皆平惟此心無我爾人咸嘆服

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又號靜庵福建南安人嘉靖辛酉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會遼藩獄起詔屬公問狀遼藩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梁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國家親親意乎竟與臬憲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爲言者所斥而公掛冠行矣

雷禮字□□豐城人□□□□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爲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大產而兄子待其弟寡恩乃匿其弟南訴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屋而居曰是何能殺人箕戶焉

維乎詰子誠子知駡諸潮州公遂生致之邑民待驛還溪其妻與新產子一各被殺公訊其人曰若與人有郤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赫蹏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曰其父之狐行公出此書赫蹏示而其人哭堦下叩首請死尋以守制歸復補寧國司理屬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矣乃急搆殺其僕舁于華六家以此爲償而華六甦吳更訴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六與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鞫者曰豈神乎其發人隱測類是

李先芳字伯承號北山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尚寶少卿授新□令舉人羅生淫于劉氏已而攜資謁選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能蹤跡者先生一日論盜微得殺羅者劉氏子本七自賓偵羅北上夜尾其舟眩橐而沉諸江語伏遂正爰書上官詫以爲神富人張浚有寃遇公而白以一硯爲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洪清士辱

以朱提召婈叱還之

陶公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徽州知府徽故山郡握籌者偏四方萬金之家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爲豪久者至歷數十載兩相告言獄詞滿筐猶不止平居不肯輕出一錢富而益甚至贖獄則破家不惜且視官府以爲告貸足取之也訟不在大卽口語相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爲詞勝者戚里皆賀負者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爲幻妄者投賂賭者假權勢請托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一切不問中情律而止于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于習俗未能頓已耳公已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特面諭曰聞子鄉尙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于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贏者有幾及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汝手足戚

非沉寃而戮其骸骨卽當與殺人者同律令具服詞方爲驗之不得實
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斂于决斷無宿案下邑民
就讞負山檐半升粮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投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
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街市寂如非復向之
偶語摩肩朋飲席接矣
楊公世華嘗爲撫州知府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以其黨僞
憑見證比愛看定寃者尚不知所謂紙棺材也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
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玆獄者旣去乃往攘其業度彼亦必訟然
舊案無存則覆勘難矣公曰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倘類此我寧遲之間
密詢之閭井久之眞情自出度爲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關須見决者此
自難以僞何慮此及爲按察使有大獄或先爲蜚語云將援重賄又云
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已灼宜急具獄無使隙生公故徐徐曰某事未
灼已又曰待某證至旣而情得與初所鞫殊賄囑亦竟不來前云云者
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

舒司寇化爲刑部尚書日言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乃先詔從重或法已盡使之加辟是使高皇法不信于後世而仁愛之恩薄也上稱善時詔修大明會典公悉取前後挈令增損著爲令以佐律數遇大獄公悉引律奏斷絕不伺主意爲上下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緹騎逮繫至部下連逮證案甚夥顧事多不核公奏言主衛貴因不貴爲若奸以巳爲是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非上悔悟潞王府校尉某以事爲兵馬司吏目鞭笞王不懌奏聞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搒掠至死又欲緝其捕卒六七人公奏言吏目秩雖微亦朝廷命官今由厮役以斃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人併死乎上意乃解

顧章志字行之號觀海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南少司馬嘗知饒州府饒俗健訟吏弊最難革獄最難清公初至則訟牒塡委山積莘梏充庭吏故竇穴其中以爲奸公于是竆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决居無何卒就理後來訟者至隨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獄亦未

嘗有信宿留不法吏斥去一二尤甚者由是此曹惴惴不敢私受人一錢前時訟者從下邑來裹旬月粮粮已盡未得歸至是不裹粮而訟江爲常邑民訟不樂于邑屬而願屬府他郡民訟不樂屬其郡而願屬饒

姚繼可字光父號又軒襄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贈少保初令南陵同官失金公呼衙役某前曰金爾盜也不任遂令人持其衣至家索金頃刻而至僚屬問故公笑曰吾先見若所執刀柄有土漳若足踐然已心疑之忽聞失金料必踐此出入也訊之果然遂有神君之號

朱公衡爲大司空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公謂江陵一妄男子闌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多他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于法羣議遂止

沈公子木嘗爲湖廣按察使會詔下籍江陵家一時承望者多方吹求公獨持之曰贓貴得實彼行事雖素多不善然安可懸坐諸公不悅又

遼庶人罪廢乘此欲歸獄江陵冀復國公奏記當路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相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家不枉然不可執此伸彼遼謀遂寢識者壯之

隆慶二年閹人李芳數以直贛忤旨上惡之諸閹亦共恨其正直短于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寃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

李公遷嘗以副都御史治右輔時貴人馮保深州人也有兄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剽其資裝金錢以去兄疑仇家爲之白州守審之誣之緣遺遂白公謂守納盜賊公語守若不受賊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退而復白之監司爲捕仇家鍛鍊五毒強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至百耶卽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之怒甚具疏草以語公卿大臣欲論守賊而公故庇之大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毋太草草以貿中丞遂

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以民命若泰山此官敝屣耳所能者爲貴人責捕盜不能爲貴人理私仇無何眞盜果自他邑發中貴人慚而厚以金帛謝公不受

丁公以忠之治河間也縉紳之無賴王聯者坐殺人及不孝論死而臺司惡之繫其子且從論諸人竊治鈞累不休公獨曰法如是足矣且書所稱罪人不孥者何謂哉最後聯事近則上書誣前諸公以譎仙鈞天子怒坐林逮數千人幾至大辟而獨置公不與人以謂公先見公謝曰非意所及也